

这条红色交通线上革命志士热忱求索 浸润后来者的逐梦初心

百年中东铁路 激荡红色春潮

□文摄 晁元元

朝阳投射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的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锻造分厂旧址前，一块“哈尔滨早期工人革命斗争纪念地”的石碑确切地告诉世人，历经百年，那一抹红色记忆从来不曾褪色。



原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锻造分厂，1903年动工修建，1907年建成。

从1898年起修建的中东铁路，始于殖民者强权和掠夺，背负着屈辱与血泪，更孕育了被压迫者的奋起抗争。“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命运的前夜，中东铁路沿线的产业工人是当时中国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一支队伍。”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副处长边清山向记者介绍说。

据史料记载，1905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派舒米雅茨基在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前身）以车工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仅对哈尔滨临时总工厂工作的300多名中国工人有很大的影响，而影响到松花江的航运工人和哈尔滨的面粉工人。

时间拨回到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这一天，午休的汽笛声一响，中俄工人潮水般地涌出家门，向松花江边汇聚，他们中间不仅有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及机务段上的铁路工人，也有印刷工人、面粉工人和装卸工人，形成3000多人声势浩大的队伍，工人们高举旗帜，发表演讲，反对剥削压迫，要求改善待遇。

在松北区冰峰街全国总工会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院内，矗立着“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再现了这次中俄工人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理想斗争的场景。

“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五一’劳动节，这一壮举是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象征。”边清山说。

中东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最早得到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他们为之热烈欢呼庆祝。从1918年到1920年间，中俄工人为反对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白匪军，以及外国干涉者，掀起了全线四次大罢工，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史料显示，哈尔滨是马列主义向中国传播最早的前沿阵地。这一传播先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的，之后是旅俄华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哈尔滨党史专家张伟向记者讲述，“旅俄华工联合会”陆续派人回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数万华工冲破当时北京政府的阻挠，通过中东铁路回国，他们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并将目睹和亲历的俄国革命情况，介绍给周围的人。

“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哈尔滨才可能成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地方。”他说。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北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横贯吉林、黑龙江两省，哈尔滨正处于“丁”字形铁路的交汇点。中国早期革命志士经由中东铁路奔赴苏联，形成了一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李大钊、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等人都曾踏上中东铁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寻找出路。

1920年的哈尔滨风云涌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考察采访。由于铁路受阻，他在哈尔滨一住就是50多天。然而，让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先得共产党

的空气……”

瞿秋白参加了哈尔滨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他在《饿乡纪程》中这样写道：只见“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乌拉’，这时全体到会者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哈尔滨道外区靖宇大街23号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邓洁民的故居，这里也是周恩来1917年和1920年两次来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居住的地方。

眼下这栋“历史遗存”抢救修复工程已经启动，当笔者赶到这里，整个楼体被灰色外壳遮盖，完成修缮后，这栋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将成为“活教材”，引领更多的“后浪”了解历史，感受中国早期革命者的热血青春。

邓洁民是哈尔滨宾县人，他在哈尔滨创办了被誉为“第二南开”的东华学校，学校从1918年至1922年只开办了4年，却以宣传五四精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闻名，并一度成为红色交通线上中国共产党赴苏人员的中转站和落脚点。

在东华学校的神秘客人当中，出生在宁安的马骏也是邓洁民的南开校友，上个世纪20年代他曾在哈尔滨、宁安、吉林从事革命活动。

“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交通线，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初心的孕育”。马骏的孙女、原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副会长马丽颖通过电话接受笔者采访，她表示，“爷爷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向死而生，就义时年仅33岁，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无惧荆棘艰险。今天，对先辈最好的敬意，就是不断赓续传承这片星火。”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以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为开端，党在辽宁、吉林、中东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迅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派党员开展活动，东北大地从此遍撒革命的火星。

横道河子是中东铁路七里地上重要节点，1926年10月，横道河子七里地村建立了牡丹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吸收了8名铁路工人光荣入党。

如今，人们走进七里地村党支部旧址，透过一件件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展品和图片，依稀感受着百年前的余温。近年来，这间传奇木刻楞房子已成为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越来越多的党员来此重温入党誓词。站在新发展阶段起点上，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自己，跑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赛”，不负时代所托。



坐落于哈尔滨松北区的“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



横道河子七里地村党支部旧址。



龙头新闻·妙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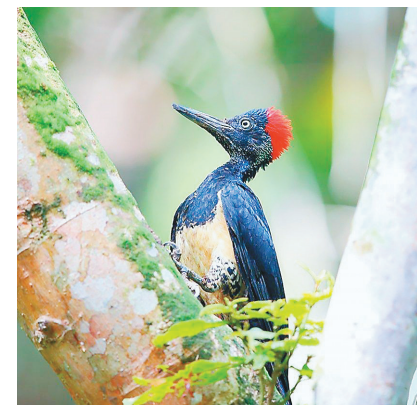
小兴安岭松鸦

□王贵宏

在小兴安岭，松鸦有个好记的绰号叫“山和尚”，因为它东飞西落，总是独来独往，就像“独行侠”。说起山和尚，会想起另一个同样不雅的俗名：“黑寡妇”。黑寡妇也是山林中喜欢形影相吊的鸟儿，它身着一袭漆黑外衣，头顶有缕红缨，特征明显。它们看起来都是性情怪僻的“孤家寡人”，偶尔在林中碰上也互不理睬。

松鸦块头不大，但嗓门特高，整天叫嚷不休。它最大的长项是能够模仿一些鸟儿的叫声，有时这种高超的口技表演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大多时候，它只是本能地发出难听的噪音。

松鸦从不储备食物，啥时饿啥时觅些昆虫、草子果腹。在冬天食物短缺时，松鸦常进入山边的村屯，到庄稼地和田地里找些人们丢弃的苞米等食物，因而常被人们用夹子捕捉。由于缺乏远虑，松鸦的生存能力很差，只有金秋松塔成熟，才能过上一段好日子。它们喜吃坚果却不懂得储藏，吃饱便忘乎所以地大喊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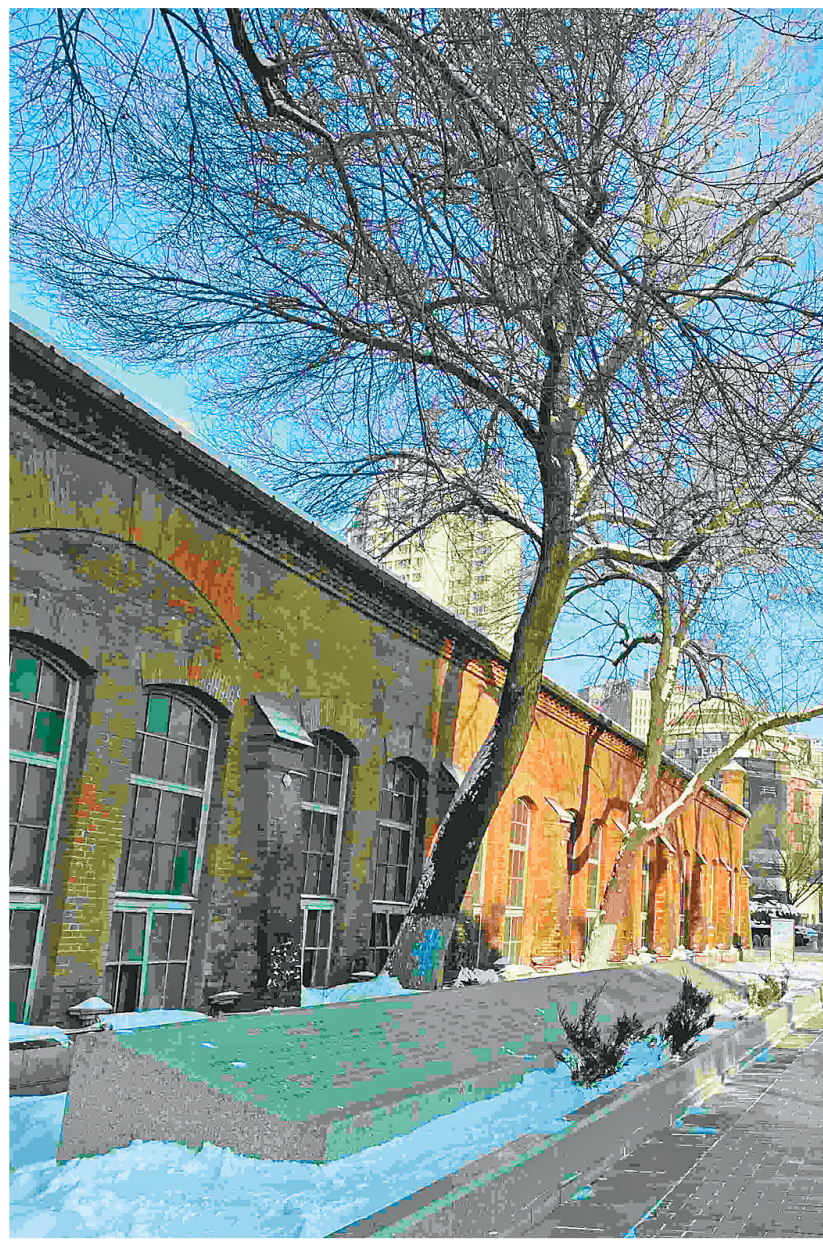


啄木鸟。

有时你若听到一只松鸦叼着枚松塔落在石块或倒木上，旁若无人地边蹭嘴边叫嚷，你疾跑上去大吼一声，它就顾不上嘴边的美味，惊慌失措地飞上树去了。拾起松塔，看着树枝上松鸦气呼呼的模样，感觉特别好笑。这时候它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变换腔调，那鸚鵡学舌般的怪嗓门，颇为滑稽，其实，它极有可能是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在骂你这个半路劫食的“强盗”。

爱叫的鸟儿没心眼儿，太过张扬同样容易给自己惹祸。松鸦习惯整天大喊大叫，常暴露自己，引来山猫、鹰等天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啄木鸟则从不做无聊的聒噪，很低调，总是有条不紊地默默干自己的事。它们将窝建在高高的枯树洞内，温暖且安全，窝内浆果干果等食物储藏丰富。但啄木鸟并不坐吃山空，天气好时还外出觅食，它利用啄啄击树木的声音，四季不停地回响在森林里。那当当当的声音像是为森林驱赶寂寞，更像给虫类敲响丧钟，其实，那声音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只有勤劳，才不会饿肚子。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遗址。